

## 第一章 平民穿越變公主

對於安夏來說，每天起床梳妝的時候，既是一種折磨，又是一種享受。

先以蜂蜜抹臉，揉掉剛醒時的睏倦，讓皮膚變得清爽明亮，再用牛乳洗面，增加滿面雪白嫩滑，隨後便是潤膚上妝，一層薄粉、一點胭脂，眉梢點翠，唇間染緋。接下來是梳髮，用白牛角的梳子順著流水般的長髮梳夠足足一百下，通了脈絡，如活血一般，面色跟著紅潤起來。這時宮人再往手裏倒一點滿是清香的桂花油，替她挽髻。

髮髻如墜雲蝶翼，插入金釵珠鉗，再配以各式鏤花小簪子，美不勝收，就是太過沉重，一整天頂著如此重負，不由有些脖酸腦脹。

能變得美麗的確是一種享受，然而過負又是一種折磨，所以梳妝這件事，對於安夏來說，頗有些矛盾。

安夏終於忍不住對宮人道：「今日這簪子少插幾支吧。」

宮人怔了一怔，忐忑地答道：「公主今日第一天復學，須得打扮得莊重些，這……也是例制。」

好吧，自從背負了這個公主的身分，她就再也沒有讓自己輕鬆的藉口，常常「例制」兩個字就把她鎖得死死的。

不過她好歹是公主，這幾天觀察下來，她發現四周的宮人對她頗為害怕，只要自己稍一蹙眉，她們便戰戰兢兢。

一時間，梳妝完畢，李尚宮領著另外兩名宮女上前替她更衣。

李尚宮是掌事尚宮，聽說是皇后娘娘親自派來照顧她這個「夏和公主」的，所以倒不似一般宮人那般畏縮，相反的，那年近四十的臉上時刻掛著威儀，她倒是對李尚宮有幾分憚懼。

「奴婢替公主準備了水綠色的宮裝，」李尚宮道：「公主今日第一天復學，若著其他顏色，或過濃、或過淡，奴婢想著，水綠色最好。」

安夏看了一眼那件新置的衣衫，果然是清清爽爽如碧波般的顏色，彷彿雙目都立刻舒服了。她頷首道：「有勞李尚宮了。」

忽然，安夏身畔的一個宮婢輕咳了兩聲。這宮婢名喚小茹，這些日子是她近身侍候安夏。

安夏覺得這丫頭挺爽快的，有時會悄悄跟她說幾句體己話，想來也是從前服侍她慣了的人。她順口問道：「小茹，妳不舒服嗎？」

李尚宮看了小茹一眼，小茹垂下頭去，清了清嗓子，答道：「或許是昨晚著了涼，多謝公主體恤。」

這瞬間，安夏覺得氣氛有些古怪，特別是李尚宮那近乎凌厲的眼神，以及小茹欲說還休的表情。不過她還是若無其事地換了裝，待到李尚宮退下去擺早膳，她才留住小茹，細細問起來。

她閒聊一般地道：「小茹，若是著涼，可去太醫院瞧瞧。」

小茹搖頭，「公主，奴婢無恙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，有話就直說。」安夏微笑道：「今天怎麼了，這般吞吞吐吐的？」

「公主這一病，彷彿真是有許多事都不記得了。」小茹歎了一口氣。

她問：「哦，比如呢？」

小茹道：「比如公主從前最討厭穿水綠色的衫子，今兒倒是依了李尚宮。」

原來她以前不喜歡水綠色的衫子嗎？安夏連忙掩飾地道：「的確，病了這一場，腦中空空蕩蕩的，好多事情都想不起來了。」想了想，她又問：「從前……我喜歡什麼顏色呢？」

「鮮亮的顏色啊，嫣紅、鵝黃、粉紫，都是公主中意的。」小茹說著，「公主曾說，只有其貌不揚的民間女子才穿水綠色呢。」

呵呵，聽來夏和公主從前囂張得很嘛，她倒不覺得水綠色有這麼糟。

「公主如今也太隨和了些，」小茹提醒道：「從前李尚宮哪敢擅自讓公主穿這個，也是看公主病了一場，倒替公主做起這昭霞宮的主來了。」

「李尚宮畢竟是皇后娘娘的人。」安夏道：「敬她一二也沒什麼。」

「這宮裏是欺軟怕硬慣了的，」小茹忍不住道：「公主從前也常教導奴婢們不要當軟柿子，怎麼現如今這般好說話了……」

「病了這一場，身體不如從前，沒什麼精神多加計較，」安夏笑道：「也得待我恢復夠了再說吧。」說完，她讓小茹大略講講宮中的人和事。

其實並沒有人知道她已經不是從前的夏和公主了。

不，她從來不是夏和公主，她是一個來自遙遠未來的平凡女孩，無意中闖進了這個空間，鑽入了夏和公主的軀殼，不過她並不是個驕傲自信的人，也永遠無法變成那種人，所以她連衣著的顏色都喜歡平淡、不惹眼的，嫣紅、鵝黃、粉紫與她絕緣，那些張揚和高貴的東西，她從來不敢多看一眼。

可如今她要冒充一個公主，要做她仰望和羨慕的那種女子，她害怕裝不像，害怕被人識破，每天都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就算身體早就康復，也仍舊稱病。她害怕走出昭霞宮，去面對會讓她露出破綻的一切人和事。

然而今天她要復學了，再也無法縮在烏龜殼裏，逃避外面的紛繁複雜。

她該怎麼辦？

蕭國地處南方，此時正值夏季，最是一年之中炎熱至極的時候，但對於安夏來說，卻還算涼爽，因為這裏比她從前居住的地方氣候怡人許多，時常有清新的風吹來，就算身著寬衣長裙亦不覺得熱。

出乎安夏的意料，蕭國的女子很重讀書識字。聽說從前此風雖然也有，卻不似現在這般興盛，自從太子端泊容入主東宮，太子妃楚音若便開始大推女子習文之道，不僅公主、貴女們要入御學堂讀書，民間更有女學坊，女子與男兒一樣滿腹經綸。

今日是安夏自大病之後，重返御學堂復學的日子。

說到這個御學堂，自前朝便已設立，原本不過是公主與朝中貴胄之女學些淺顯知

識的地方，只授《女則》、《女訓》等課程，然而這兩年依楚音若建議增添了經史子集、天文數理，儼然比肩王侯公子。

安夏心裏不由有些忐忑，她對古文並不精通，只背過些唐詩、宋詞，也不知在這裏夠不夠用，若是談到天文數理，她則不太在行。聽聞從前的夏和公主是御學堂中的佼佼者，她若實在瞞不過去，只好謊稱病後失憶了……

她正在恍惚尋思著，忽然聽見小茹道——

「公主，請下輦。」

她抬起頭，看到前面一座華殿挺立，想必那就是御學堂了。

這御學堂設在蕭宮南側，多植樹木，置身其中，暑氣又降了幾分。樹梢蟬鳴漸稀，偶爾傳來啁啾鳥鳴以及風吹過葉間的沙沙聲，有些悅耳。

小茹提議道：「公主，咱們繞個道吧。」

「為何要繞道？」安夏詫異。此處風景很好，她還沒有看夠。

「奴婢是擔心遇上熙淳公主……」小茹有些瑟縮。

熙淳公主？聽說這位熙淳公主是蕭皇之弟永澤王的女兒，本該為郡主才對，然而蕭皇當年能奪帝位，永澤王功不可沒，且永澤王又娶了崎國公主拓跋氏為妻，鞏固了蕭崎兩國的情誼，因此永澤王更是得蕭皇倚重，特封其獨生女熙淳為公主。她不解地問：「怎麼了？遇見便遇見了。」

「公主當真不記得與熙淳公主的過往了？」小茹瞪大眼睛。

「什麼過往？」安夏一怔。

「您與熙淳公主向來不睦，」小茹道：「咱們還是繞道吧，一會兒遇上她，又會有一番糾纏。」

安夏道：「可是到了學堂上，終究還是會遇到的啊。」

「學堂上人多，熙淳公主不敢如何，私下就難說了。」小茹皺著眉。

奇怪，那熙淳說來也只是旁支公主，難道她這個正牌公主還要怕一個王爺之女不成？安夏道：「從前的事，我記憶模糊了，總之，我不招惹她，她也不會對我怎麼樣吧？」

「那可難說……」小茹朝林蔭道上看了一眼，倏忽變了臉色，壓低聲音道：「不好，熙淳公主……」

安夏順著她的目光望去，只見前面來了一眾宮人，眾星捧月似的跟隨著一個衣飾華美的少女。那少女衫子豔紅，膚色白淨，一雙烏黑的眼睛忽閃忽閃，真心算得上甜美可愛。那便是熙淳公主？

「夏和！」少女見了她，倒是不避諱，直呼她的大名，似笑非笑地迎上前來，一臉挑釁的表情。

「原來是熙淳啊。」安夏只得硬著頭皮與她面對面。

「裝什麼裝，妳不是早就看見我了。」熙淳勾著唇問：「怎麼，還想避開我？」

果然，這少女對她說話很不客氣，完全不似公主之間的禮儀，安夏覺得自己在她面前反倒像個奴婢。

熙淳上下打量著她，不懷好意地笑道：「聽說妳腦子壞掉了？」

安夏答道：「病了一場，有些事情……不太記得了。」

「他們都說妳病傻了，我本來還不信，」熙淳抿嘴，「看妳穿著這一身綠衫兒，我倒是信了。」

「綠衫兒怎麼了？」安夏瞧了瞧自己的裙襪。

「妳不記得了？」熙淳大笑起來，「妳以前不是常說綠衫兒是鄉野村婦穿的嗎？」她以前……真有這麼討厭這綠衫兒嗎？

「上回我過生日，穿了一身綠，還被妳奚落了一頓。」熙淳笑意忽斂，目光凌厲起來，「怎麼，真的不記得了？看來妳腦子果然壞掉了。」

怪不得熙淳公主這般憎她，想來也是從前的夏和公主出言不遜的緣故。

「熙淳，從前是我不好，」安夏道：「我什麼都不太記得了，妳就當從前的我……已經死了，咱們就此和睦相處吧。」

「啊？」熙淳不由冷笑，「我沒聽錯吧，張揚跋扈的夏和公主會對我說這樣的話？該不會是想在背後捅我刀子吧？」

「我誠心向妳道歉，」安夏又道：「妳要如何才能信我？」若從前的夏和公主果真跋扈，一時變成了乖巧的小綿羊，的確不太可信。

安夏思忖著該如何表達最大的誠意。

「那好，」熙淳道：「只要妳以後不再親近杜少傅，我就原諒妳。」

「杜少傅？」安夏聽得一頭霧水，「誰？」

「妳連杜少傅都不記得了？」熙淳終於吃了一驚，「裝模作樣也夠了，妳想騙誰？」

「御學堂的少傅嗎？」安夏遲疑地道：「是……教什麼的？」

「妳當真不記得他？」熙淳半瞇起眸子瞧著她，「看來妳是真的病了。」

「名字有些耳熟。」安夏思索了一番才道：「樣子不太記得。」

「既然記不起來，那他對妳而言就是一個陌生人了。」熙淳道：「以後妳少與他親近便是。」

哦，聽了半天，安夏終於聽出了名堂。想來熙淳是在……暗戀這位少傅？少女愛上帥哥老師，這種事情也很常見嘛。

「他是少傅，我是公主，學問上有不懂的事，我自會向他請教，」安夏回道：「其他的事，我倒想不出來還能有什麼需要與他親近的。」

「記住妳今天的話。」熙淳盯著她，「別靠近他，咱們從此可井水不犯河水，否則誰的日子也別想好過。」

看來永澤王在朝中勢力果然龐大，這位熙淳公主當真把自己當成了真公主，說話的語氣沒有絲毫客氣，且看她那副作派，實在太潑辣了些，沒有皇族的端莊，想來母親是外族人，平素教給她的行為也與大蕭不同吧。

也罷，她不想惹熙淳，只希望從此互不相犯，能安安靜靜地在這宮裏過著太平日子。

安夏與熙淳一同踏入御學堂的時候，所有的人都很吃驚，紛紛睜大眼睛看著她們倆，大概是沒料到她們能這般和睦的一同前來。

御學堂與安夏想像中的差不多，大殿兩旁是高高的書架，堆積的書卷如山，中間擺著一長排案几，貴胄之女們各自臨案而坐，而殿中又有一張大案，想必是少傅的講席。

御學堂由兩位太傅主管，他們皆是朝中閣老，平素並不會親自授課，授業之事往往交給年輕的少傅。這些少傅都是蕭皇新近選拔出來的人才，比如新科三甲，一般都會讓他們先到御學堂來授課，也算是暗中考量他們的腹中才學。

不知道熙淳迷戀的杜少傅是哪一位？何德何能呢？她倒頗為好奇。

忽然，一旁的小茹施禮道：「奴婢給元清郡主請安——」

安夏抬頭，看到一位衣著雅緻的女子笑盈盈地朝她走來。她曾叮囑過小茹，凡看到御學堂的貴女，須得暗中提示她們的名字，否則她真是辨不清。

這位元清郡主是北松王的女兒，安夏是知道她的。算起來，安夏是御學堂裏唯一在讀的皇帝之女，熙淳與元清則是地位僅次於她的王爺之女，其餘皆是朝中官員之女，所以無論按禮制或者親疏，都只有元清敢上前來跟她打招呼。

「夏和，身子可好些了？」元清亦是直呼她的名字，但語氣比熙淳不知軟了多少，聽得出滿是善意，想來兩人從前也比較要好。

「好多了，」安夏回以一笑，「就是還是有些暈眩。」

「聽說好多從前的事情妳都不記得了？」元清瞧著她，「真怕妳連我都不認得呢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，」安夏掩飾地輕笑道：「忘了誰，也不會忘了元清妳啊。」

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笑聲，她好奇地側目，看到熙淳與一眾貴女正聊得熱絡。

「妳病了這麼久，她們都圍著熙淳轉了。」元清亦順著她的目光瞧了瞧，語帶嘲諷地道：「如今熙淳倒似成了我們御學堂的正經公主了。」

嘆，原來元清對熙淳頗有敵意啊。想來也是正常，兩人本來同為郡主，可熙淳被破格封為公主，元清心中頗有不平吧。

「當初太皇太后頒旨，說御學堂本就是姑娘家一塊學習的地方，可以不分地位高低，名諱也一律以平輩稱之。」元清歎一口氣，「弄得如今實在沒了禮數，妳看，那些女子，有些不過是五品小官的女兒，見了妳也不過來問安。」

怪不得元清和熙淳一見面就直呼她「夏和」，她還奇怪呢，心想這不是太無禮就是關係太好，原來是自太皇太后起就傳下來的慣例。

「我病了這麼久，落了許多課業，」安夏把話題岔開，「也不知今天是哪位少傅授課？」

「今天啊……」元清的笑容中忽然多了一絲意味深長，「是杜少傅。」

哦，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杜少傅嗎？安夏一怔。

「怎麼？」元清似乎注意到了她的神情微動，「這麼久沒見到杜少傅，是否很想念他啊？」

安夏蹙眉，「不過是個少傅罷了，這想念從何說起？」

「妳的心思我還不知道？」元清笑意更濃，「不過這陣子熙淳可是整天纏著杜少

傳問東問西，妳可得提防了。」

怎麼聽了這半天，原來從前的夏和公主也喜歡杜少傅嗎？安夏不由有些吃驚。

也不知是何等模樣的青年才俊，能得御學堂兩位公主的青睞，不過宮中男子太稀罕，或許稍微平頭正臉一些就成了搶手貨也不一定，畢竟她們少不經事。

安夏清了清嗓子，問道：「今日杜少傅授什麼課？」

「杜少傅從不授課，只是講故事而已。」元清詫異地看著她，「妳該不會連這個也不記得了吧？」

「對啊……講故事……」安夏不由支支吾吾，「不知今天會講什麼樣的故事……」

「杜少傅博古通今，史記雜談、鄉野奇記、神仙鬼怪，無所不知。」元清道：「我記得妳以前說少傅中學究太多，授課大多枯燥無味，唯有杜少傅能寓教於樂，所以他在諸多少傅之中尤其可貴。」

哦，這麼聽來，這位杜少傅確實有些本事，而從前的夏和公主也並非無知女流，還頗有自己的見地。

噹噹噹——

說話間，殿外的鐘敲了三下，御學堂裏馬上安靜下來，貴女們皆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

元清不再說什麼，對安夏遞了一個眼色，也回到案邊坐穩。

安夏心中沒來由地忽然有些緊張，或許是因為這是她要上的第一堂課，她生怕哪裏會露出破綻，也不知御學堂到底是如何授課的，會不會隨時點名讓她起來回答問題？

「公主——」一旁的小茹從書箱中取出一本書，遞到案前。

安夏低頭一看，那封面上寫著《遙樂》，想必是今日要教授的課程。

「杜少傅一般不會照本宣科，」小茹低聲提醒，「公主，這本書隨便翻翻就好了。」對了，方才元清說杜少傅喜歡講故事。

安夏稍微鬆了口氣，順手打開書，然而在這一瞬間，她不由愕然，只見書的扉頁中夾著一張小籤，薄如蟬翼，上面畫著一個男子的肖像。

她愣怔了好片刻，雖然那畫工不太寫實，但隱約可見這男子相貌清俊，眉目間似有些熟悉之感……

恍惚間，一陣輕風穿堂而過，她手一鬆，那小籤迎風而起，像長了翅膀一般，朝殿門外飛去。

她呆住了，不知是該去捉住那小籤還是任它飛走，畢竟滿室安靜，她不宜有什麼引人矚目的舉動，但這張小籤若流傳出去，影響實在不太好……

她就這般僵著身子看那小籤如柳絮般在殿門處飄浮盤旋著，終於輕輕落了地——竟是落在一隻靴上。

她的目光順著那靴漸漸抬起，看到了靴子的主人，這剎那就像兩個時空交匯，天幕星辰碰撞一般，砰的一下，她的腦中一片空白。

是他？她怎麼會……怎麼可能在這裏遇見他……

是夢嗎？這些日子她實在分不清到底什麼是現實，什麼是夢境。

他輕輕撿起那張小籤，就像正在採擷一朵牆角的小小野花，而後不動聲色的將那張小籤納入袖中。

他的眉宇浸潤在大殿外照進來的陽光下，五官柔和卻清晰，如同她每天思念的模樣。

安夏？妳的名字叫安夏？

她記得第一次相識時，他這樣笑著問她。

那個時候她並非夏和公主，而是一個生活在現代的女生，名字叫安夏。

她二十二歲，大學剛畢業，到一間經紀公司當藝人的助理。其實小助理就跟傭人差不多，她負責的藝人是時下最當紅的男明星杜澈，主演過高收視率的偶像劇還有高票房的電影。

父母說她該找個更好的工作，但她喜歡當每天累得要死的小助理，因為她其實是杜澈的粉絲，從大一開始就喜歡他了，常常參加各種粉絲見面會，然而在熙攘的人群中，他不可能看到她，更不可能記得她，因此當時能天天待在他的身邊，她覺得無比幸福滿足。

那一天，他第一次見到她，叫著她的名字，令她緊張得連手裏的包包都拿不穩，嘩啦一下，包包裏的東西全掉了出來，嚇得她連忙蹲下身子去收拾東西，滿臉狼狽。

他卻忽然注意到了什麼，從那一地的雜亂中撿起了一張照片。

那是他的照片。

她抬頭，緊張地僵住身子，狼狽中增添了難堪，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。

「咦，這張照片我自己都沒見過，妳從哪裏弄來的？」他笑了，聲音清亮而溫暖，無形地化解了她的尷尬。

安夏咬了咬唇方道：「我……從網路上。」

「不錯啊，很盡職的助理，隨時想著給我的粉絲發簽名照。」杜澈笑著，「來，我先簽個名。」

或許他是真的會錯意，但這樣的說法讓她大大鬆了一口氣，也或許他其實看出了她的心思，好心地給她找了個臺階下。

無論如何，她都覺得他是一個善良的人，不枉自己崇拜他這麼多年。

此時此刻就像當日重現，站在她面前的男子與杜澈長著張相同的臉，他拾起小籤的姿勢與杜澈撿起那張照片時一模一樣，然而他卻穿著儒服，肅穆典雅，站在這座古代的大殿裏。

這一刻安夏有些恍惚，眼前的影像重疊後又分開，她的靈魂也像被割成了兩截。

她到底是誰？是杜澈的小助理安夏，還是如今高高在上的夏和公主？

她分不清了……

## 第二章 相似之人觸心弦

「公主，杜少傅來了，奴婢該告退了。」一旁的小茹研好墨後，低聲提醒說著。杜少傅？眼前這儒雅的男子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杜少傅？熙淳和從前的夏和愛慕的人？

安夏怔了怔，半天沒有回神。

杜少傅和杜澈居然如此相似，呵，這一刻她才發現他們連姓氏都相同。

她記得這位少傅的名字叫做杜阡陌吧？他滿腹經綸，看上去彷彿胸有丘壑，沉穩大氣。

學堂裏一片寂靜，貴女們都正襟危坐地凝視著杜阡陌，滿臉仰慕之情，看來這杜阡陌還真是大眾情人。

杜阡陌站到講席前，朗聲道：「今天我們來學習《通樂》裏的〈澤歌〉一章。」方才那張飄落在他靴上的小籤，也不知他看仔細了沒有，那上面畫的分明是他的容顏，想必是從前的夏和在上課時偷偷畫的吧，之後夾在課本裏。

他念道：「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荷。有美一人，傷如之何？」

咦，這聽上去好像是《詩經》中的一首，為何卻說是《通樂》？哦，對了，這裏是蕭國，在歷史上也不知是哪朝哪代，許是另一個時空，所以這裏的一切與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彷彿一樣，又彷彿不太一樣。

「昨日已請各位回去背誦此篇，」杜阡陌詢問，「請問有誰已經背熟？」

四下鴉雀無聲，很顯然，這些好逸惡勞的貴女們都偷了懶。

安夏忍不住回答，「寤寐無為，涕泗滂沱。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蘭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。寤寐無為，中心惄惄……」

她記得，這首詩應該是這樣的，上大學的時候，她念的是中文系，很喜歡《詩經》。假如這真的與《詩經》相同，那她這樣接就不會有錯。

杜阡陌側目看著她，似乎有些意外，點頭道：「夏和公主背誦得不錯，」又道：「公主這些日子一直在病中，今日才剛復學，沒想到竟如此用功。」

「少傅過獎，只是正巧從前讀過，便記下了。」她細聲回應。

他接著問：「那麼公主可否解釋一下這首詩的意思？」

「說的……是愛戀中的思念之情。」她也不知這樣形容是否妥當，畢竟這裏是古代，保守得很，將愛戀掛在嘴邊，或許不太好。

四下貴女們果然竊竊私語起來，看來她這樣直白的解釋，讓她們吃了一驚。

「思念之情只是其一，」杜阡陌倒是正色道：「詩的意義若如此清淺，也不值得讀了。」

「那麼少傅覺得應該如何解釋？」安夏道：「難道是說后妃之德？」她記得書上提過，從前的老學究們談到《詩經》，總是喜歡扯這些政治之類有的沒有的。

杜阡陌道：「或許應該是表述后妃對帝王的思念之情。」

「哦？」安夏微笑，「杜少傅是如此認為的？」

「後宮嬪妃三千，能面聖者寥寥可數，有不得見者，三十六年。」杜阡陌講述著，「有美一人，傷如之何，表述了后妃思念君王的心情。」

安夏不語，本想反駁他一二，但不知為什麼，忽然之間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。

「在座的各位見慣了後宮之事，」杜阡陌溫聲道：「他日出閣，與夫君、妾室之間相處，想必會有類似的苦楚。希望各位好好讀一讀這首詩，體會其中韻味，他日若獨得夫君寵愛，要憶及他人之傷；若不得夫君獨寵，也要心下釋然。」

一眾少女皆恍然大悟，不由發出細碎的唏噓聲，紛紛對杜阡陌投以青睞的目光。安夏的心裏忽然明瞭了。

怪不得人人都喜歡杜阡陌呢，一首小詩便可看出他不是刻板的老學究，沒有強制教育，反而是溫和勸慰人心，雖然聽上去是要教授婦德，但重在「釋然」二字，要教大家在體諒他人的同時，也要想得開，如此倒是有一番境界。

她莞爾，仔細聽他授課。杜阡陌講了幾個關於后妃的小故事，比如呂后把戚夫人砍去手腳做成人彘，比如梅妃失去唐玄宗的寵愛後做了《樓東賦》，都是安夏從前聽過的故事，不過是朝代與人名不同而已。

貴女們聽得很入迷，瞪大眼睛，隨著故事而情緒起伏，可見這些小故事很吸引人，杜阡陌的講述更吸引人。

一個時辰過去，彷彿只過了幾分鐘，聽到窗外鐘磬之聲，安夏才察覺已經到了下課的時間。

貴女們對杜阡陌依依不捨，圍著講席嘰嘰喳喳地問了好些看似與學業有關的問題，這才紛紛散去。

趁著杜阡陌收拾書卷的空檔，安夏屏息片刻，這才鼓起勇氣步上前去。她低聲道：「杜少傅。」

「公主。」杜阡陌抬眸看到她，眼中閃現了一絲奇怪的神色，但很快隱去，施禮道：「公主是否對今日所學尚有疑問？」

她深吸一口氣方道：「杜少傅方才拾到的東西……可否歸還給我呢？」

「公主是指這個嗎？」他從袖中掏出那張小籤。

她雙頰不由有些微紅，攤開手來，看著他把小籤擱在她的掌心之中。

真沒道理，她有什麼不好意思的，這畫像不是她畫的，她又不曾對他有過什麼非分之想……

只是他長得太像杜澈，她又離他僅咫尺之遙，心頭不由自主地發熱。

他忽然問道：「公主是嫌棄在下的課講得不好嗎？」

「啊？」她一怔，「杜少傅何出此言？」

「否則為何在課上分神繪畫？」他道：「想必是在下的課講不夠吸引人。」

「不不不，少傅的課講得引人入勝……」她連忙解釋，生怕他不高興。「這不過是我課餘之時的閒暇之作罷了……」

天啊，她居然結巴了。

所以他看出這畫像上的是他嗎？應該沒看出來吧？希望他沒看出來，否則簡直要尷尬死了。

「少傅可否替我保密？」她小聲地道：「不要將此事告訴別人。」

「在下能理解公主也到了適齡之時，何況每日讀的《通樂》裏，有不少篇章名為講后妃之德，實則不過是描述男女之情。」杜阡陌正色道：「公主受此影響，繪此肖像，也是情有可原。」

他說話真夠直接的，她還以為他會委婉一點呢，所以他到底有沒有看出來這畫像上的是他？

「只希望公主猶能自重，」他繼續道：「畢竟宮廷之中人多口雜，若是玷污了公主的清譽便不好了。這一次幸好是在下拾得此物，如果落在別人手裏，恐怕會被大作文章。」

「反正這畫上的人與您挺像的，」安夏索性道：「若被別人看到，我就說其實是在畫您。身為學生，仰慕老師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她懶得跟他兜來繞去，不如就此試探他一二，看看他對她……不，是對從前的夏和公主是否也有情意。

「像我嗎？」他輕輕挑眉，「明眼一看便知不是。」

啊？他說什麼？分明是一眼望過去就很像他啊！所以是他眼力不好嗎？或者太遲鈍了？

安夏忽然有點想笑，但她不得不強抑住。

她還以為他有多精明，現在看來也有犯愣的時候，不過這倒顯得他有點可愛——太精明的人不夠討喜。

她忍著笑行了個禮，「叨擾少傅了，學生告退。」

「該是在下告退才對。」他很客氣地回答。

安夏轉過身去，笑意自眼角飛起來，抿住的嘴唇不由上揚，化為一個淡紅色的菱角。

她沒來由地開懷起來，這些日子錯入時空的苦悶好似一瞬間化解了，可能是因為她找到了相似的人，感受到了從前熟悉的感覺，這如同在茫茫海上抓住了浮木，不再恐懼、無所適從。

她剛剛跨出御學堂，身後的熙淳就追了上來，氣急敗壞地嚷嚷著——

「夏和，妳給我站住！」

安夏停足，回眸看著她。

「妳答應過我什麼？這麼快就忘了？」熙淳一臉怒色地瞪著她。

「什麼？」安夏不解。

「妳答應過我不再接近杜少傅的！」熙淳氣呼呼地道：「方才妳纏著他問東問西是什麼意思？課堂上妳還故意背詩出風頭，不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嗎！」

「哦，杜少傅撿到了我的東西，我向他要回來，如此而已。」她怡然自得地回答，「況且也不是我刻意要背那首詩，是因為妳們都不會，所以我才背出來，這樣也不可以嗎？」

「妳就是故意的！」熙淳根本不聽她解釋，霸道地道：「依我看，妳就是對杜少傅念念不忘！除非妳以後不再跟他多說一句話，不再多看他一眼，我才信妳。」不再多說一句話，不再多看他一眼……安夏的心像是忽然被什麼刺了一下，有些刺痛。

不，她萬萬辦不到，假如他長得與杜澈不那麼相似，或許她還可以放下，但如今他是她在這個世間唯一熟悉的人了，她怎麼可能不與他接觸。她低聲道：「妳不信我不信與我何干？反正我便是如此，妳待如何？」

「夏和！」熙淳杏眼圓睜，「妳怎能言而無信，那就不要怪我了！」

所以這話的意思是，從此她沒有太平日子過了嗎？好吧，得罪就得罪了，雖然她

一開始想息事寧人，但若要她斷了與杜阡陌的所有關係，就等同於讓她少了在這世上存活下來的支撐，這絕對不行。

忽然，一個聲音插了進來——

「在吵什麼呢？」

安夏與熙淳一怔，轉過身，發現元清正笑盈盈地踱過來。

她道：「說好了要一起去皇后娘娘宮裏請安的，妳們怎麼扔下我一個人？」

要去皇后宮中問安？安夏憶起，好像是有這麼一個慣例。

她催促道：「快走吧，皇后娘娘該等急了，到時候又要責罵我們。」

安夏這些日子雖在病中，不曾拜見過皇后，不過李尚宮是皇后派來的人，看李尚宮那作派，她便知皇后不好惹。

一時間，安夏與熙淳不得不停止爭執，與元清一道上輦，往皇后宮中而去。

皇后本是蕭皇最寵愛的雅貴妃，雖然她無所出，但養子卻被立為太子，因此三年前被封為皇后，也算母憑子貴。

安夏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隨著元清與熙淳來到皇后的偏殿，隔著鏤木雕花的圓拱門，她看到一位極美貌與華貴的婦人正在倚窗觀景。

掌事太監通傳著，「夏和公主、熙淳公主、元清郡主前來問安——」

皇后懶懶地應道：「讓她們進來吧。」

宮人打起簾子，引夏和等人入內。

「給皇后娘娘請安。」夏和等人依例跪拜施禮。

「都起來吧，」皇后語氣淡淡地道：「過來坐，給妳們備了點心。」

安夏與元清緩緩站起來，熙淳倒是膽大得很，搶先一步坐到皇后的身邊。

「皇后娘娘宮裏的點心最好吃了，」她親熱地道：「我家裏的都做不出這個味道。」

「妳娘親是外族人，大概是口味本來就與我蕭國不同。」皇后倒不太受此奉承，

「不是本宮故意挑剔，熙淳，妳如今是御封的公主了，行為舉止該端莊一些才好。」

雖說外族民風豪放，別忘了妳終歸還是我蕭國血統。」

熙淳怔了怔，笑容霎時有些尷尬，正想將點心塞進嘴裏的手也僵在空中。

元清有些幸災樂禍，給安夏使了一個眼色，暗自莞爾。

安夏倒是沒什麼嘲諷熙淳的心思，雖然她方才與熙淳鬧了矛盾，但她總覺得熙淳被皇后當面如此數落，也是可憐。

皇后忽然側目問道：「夏和最近可好些了？」

安夏沒來由有些緊張，低頭道：「回娘娘，已經大好了，多謝娘娘關懷。」

「不是本宮說妳，好端端的去騎馬做什麼？」皇后沉聲道：「摔了這一跤，連累宮中多少人為妳受罪，妳可知曉？」

騎馬？

對了，聽說她是騎馬時摔傷，導致臥病一場。大概也是那個時候，夏和公主的靈魂不知飄散到何處，換成她，安夏，被困在這個軀殼裏。

「兒臣知錯了。」她乖順地認錯。

皇后又要說什麼，突然有宮人來報——

「啟稟娘娘，宋婕妤到。」

「正好，讓她進來。」皇后點頭。

宋婕妤？安夏連忙抬起頭來。

衣著素淨的宋婕妤由太監領著，捧著一冊經卷躬身而至。雖然她衣飾是嬪妃的等級，但整張臉粉黛未施，略帶細紋，看起來格外憔悴。

「臣妾給皇后娘娘請安——」宋婕妤長跪在圓拱門外，聲音十分沙啞。

皇后冷冷地問：「經文可是抄寫好了？」

「回娘娘，已經全部抄畢。」宋婕妤奉上卷冊，「請娘娘過目。」

「不必看了，」皇后卻道：「抄寫經文不過是讓妳靜心思過而已，如今妳可知錯？」

「臣妾知錯。」宋婕妤低聲道：「臣妾不該擅自帶夏和公主出宮，擅自讓她騎馬，致使公主摔傷，大病一場……」

安夏睜大雙眼看著宋婕妤。沒錯，宋婕妤應該就是、就是……

「夏和，」皇后盯著安夏，「妳也聽見了，妳任性胡為，使妳母妃替妳受罰，從今以後不得再做那些出格的事了，記住了嗎？」

母妃……對，這宋婕妤便是夏和公主的母親。

她早就聽聞夏和的母親出身低微，不過是年輕時得過蕭皇一次寵幸，有了夏和公主，得封婕妤，不過位分再也沒有上去，也再沒得到過聖恩，原來就是眼前這可憐的婦人。

「夏和公主……」宋婕妤依舊跪著，抬頭望著安夏，「病可大好了？母妃這段日子一直在天音閣抄寫經書，沒得空去看妳……聽說好些事情妳都不太記得了？總還記得母妃吧？」

不知為何，安夏忽然鼻子酸酸的，眼眶裏泛起淚花。

來到這個時空，此生也不知還能不能再見到自己的親生父母，眼前的宋婕妤讓她想起了自己的媽媽……

「母妃，我已大好了。」她忍住想哭的衝動，連忙道：「我怎麼會忘記母妃呢，忘了誰也不能忘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啊。」

宋婕妤微笑著，眸中似有淚光閃爍，只是礙於有皇后在一旁，情緒不敢流露。

「今日妳們母女都在，有些話本宮要親自問清楚，也好給皇上一個交代。」皇后忽然道：「那日出宮，到底是妳們倆誰的主意？」

「是臣妾，是臣妾一時糊塗。」宋婕妤連忙道：「夏和公主平日忙著學業，臣妾也有大半個月沒見她了，那日她到臣妾宮裏來請安，臣妾一時高興才忘了規矩，擅自帶她出宮，想與她多相處片刻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」皇后看向安夏，「夏和，妳母妃所言屬實？」

安夏思索著，從前的事她並不知曉，想來也應該是如此吧。

宋婕妤聽上去可憐得很，明明親生女兒近在咫尺，卻大半個月不得相見，也不知道是宮規太嚴，還是從前的夏和真的太忙？

但安夏覺得，作為女兒，不該把過錯都推到母親身上，且皇后對宋婕妤敵意滿滿，之前已經罰她在天音閣抄寫佛經，女兒病中也不讓她見一面，倘若此刻再得了藉

口，還不知會整出什麼花樣來。

「回娘娘，」安夏道：「此事並不怪母妃，是兒臣想出宮去玩，央求母妃，她一時心軟才隨了兒臣。」

「夏和公主……」宋婕妤搖頭，「妳何必替母妃開脫，明明是母妃提議——」

「皇后娘娘，您想，平素我十天半個月都不去與母妃見一面，這是為何？」安夏索性道：「母妃宮裏雖好，但她太喜歡嘮叨，我這個人最怕聽嘮叨，哪裏願意與她多加相處。那日若不是我有事想出宮，母妃也叫不動我。」

她這話一出，四下的人皆是一愣，她們都不曾料想她會如此回答。

宋婕妤霎時紅了眼，顫聲道：「夏和公主，原來妳……嫌棄母妃太愛嘮叨？」

此時此刻保全宋婕妤不再被皇后責罰要緊，安夏也顧不得她的感受了，日後再來彌補吧。

「這麼說，是妳有事要出宮？」皇后凝眸緊盯著安夏，「所為何事呢？」

何事？她哪裏曉得……

依著夏和的脾氣，應該就是貪玩吧？安夏不敢胡亂猜測，許多往事大概要靠她今後去慢慢推敲了。她答道：「我不記得了。」當她不知道該怎麼說謊時，就謊稱失憶，這個方法最好。

「不記得了？」皇后的目光在她臉上盤旋，半晌之後方道：「好，那就待妳日後憶起再對本宮說吧，今日本宮不再責罰妳母妃。」

「多謝娘娘。」安夏如釋重負。

「不過還是要罰罰妳。」皇后道：「妳們今日在御學堂學了些什麼？就罰妳把功課抄寫一百遍。」

一首小詩抄個一千遍也不算什麼，對於這樣的結果，安夏心中悅然。

不過她發現宋婕妤有些失神，想必是方才她嫌棄宋婕妤太過嘮叨，讓這位母親傷了心。

先渡此劫要緊，待她回去再慢慢彌補吧，她一定有辦法讓宋婕妤高興起來的。

在皇后處用完了點心，安夏隨宋婕妤來到她的央蘭宮。

聽說央蘭宮裏種滿了蘭花，初春的時候特別美麗，可惜現在已入夏，那般景致不得而見，但這裏的確佈置得很清雅，雖然用度只是婕妤的分例，卻不顯寒酸。

宋婕妤一臉憂心地道：「夏和，妳早點回宮去吧，今日不是還要抄寫《通樂》嗎？」

安夏道：「我陪母妃多說說話。」聊聊宮中之人，免得她什麼也不知道。

「妳不是嫌母妃愛嘮叨嗎……」宋婕妤臉上難掩失落的神色，「母妃怕妳在這坐得煩……」

果然，她是在為之前的事心中不快。安夏笑著解釋，「母妃，女兒那樣說是為了搪塞皇后娘娘。說真的，之前的事情，女兒都不太記得了，從前若是真的說過什麼話傷了母妃的心，母妃還要原諒女兒才是。」

「真的都不記得了？」宋婕妤吃了一驚，「怎會如此嚴重？方才聽妳所言，母妃還以為妳大好了。」

「女兒或許是遇到山魅了，被她奪了魂。」安夏搖搖頭，「也不知為何，腦子裏空空蕩蕩的。」

「我的兒，」宋婕妤忍不住上前抱住她，「母妃這些日子被困在天音閣，皇后娘娘不讓我們娘倆見面，我還以為妳其實沒什麼大礙，若知道如此嚴重，母妃就算豁出性命也不能不去見妳。」

安夏毫不在意地道：「母妃，女兒沒事，身子已經無恙了，就算什麼都想不起來了，其實也沒什麼不好。」

宋婕妤怔了怔，思忖片刻，點頭道：「也許妳說得對。」

安夏沉默地依著宋婕妤坐了一會兒，心境無比平和，好似在這個世間終於找到了依靠。其實宋婕妤身分低微，哪裏算得什麼依靠，只是這種溫暖的母愛，特別讓人有安全感。

「娘娘。」央蘭宮的掌事許尚宮忽然在簾外傳話道：「陳公公來了，求見娘娘。」

「請他進來。」宋婕妤立刻坐正了身子，霎時緊張了起來。

「陳公公是誰？」安夏有些好奇。

「怎麼，妳連陳公公也不記得了？」宋婕妤擔憂地看著她，「那是妳父皇身邊最得力的大太監。」

蕭皇身邊最得力的大太監居然會來看望宋婕妤？不是說宋婕妤最不得寵嗎？

安夏正疑惑著，陳公公已經捧著一個碩大的錦匣走了進來。

他施禮道：「給娘娘請安，給公主請安。」

「公公不必多禮。」宋婕妤微笑著問：「可是皇上傳什麼話來？」

「天熱了，皇上記起娘娘畏暑，叫老奴送了這冰絲枕頭來。」陳公公將錦匣打開，讓宋婕妤過目。

「這冰絲……可是稀罕的東西呢。」宋婕妤一臉受寵若驚，「聽說觸手生涼，我從來沒有見過。」

「娘娘可以試一試。」

宋婕妤撫了撫匣中的枕頭，只覺無比新奇，讚道：「果然如傳說中一般神奇。」

他道：「這冰絲枕頭是前兩天江南進貢的，只有兩個而已，皇上留了一個，另一個就在這裏。」

這枕頭只有兩個嗎？安夏不由詫異。按說，稀罕的東西不是應該先送到皇后宮裏嗎？

他笑著道：「皇上說婕妤身子不太好，竹枕、藤枕都太涼、太硬，恐怕會傷了脖子。這冰絲柔和清爽，倒是最合適不過了。」

「皇上有心了，」宋婕妤忽然有些哽咽，「臣妾哪裏擔得起呢……」

「因為公主摔傷之事，娘娘受了責罰，這些日子也委屈了，」陳公公道：「皇上不能來探望娘娘，只能用一點東西表達慰藉之情。」

聽起來蕭皇對宋婕妤也沒那麼壞啊，有好東西先想著她，雖不知是否出於補償，

但好歹是一片心意。

「公主恰巧也在，」陳公公對安夏道：「老奴也替皇上傳一句話給公主，日後還請您不要任性為是，否則傷了身子也連累了娘娘。」

安夏乖巧地應道：「公公放心，我再也不會了。」

「那老奴就告退了。」陳公公躬身施了一禮。

宋婕妤點頭又說了些客氣話，由許尚宮送陳公公離去。

「父皇看來對母妃牽掛得緊，」安夏趁機道：「我還以為母妃真不受寵，看來也是錯怪了父皇。」

「不過是看妳的面上，」宋婕妤抱著那冰枕捨不得放手，「妳父皇最疼妳。」

「是嗎？」安夏錯愕地道：「我還以為父皇最疼長姊。」

夏和公主的長姊是聞遂公主，先皇后的女兒，出身高貴又嫁得如意附馬，按理應該最受蕭皇青睞才是。

「你父皇常說，大公主已經成家，不必他再操心，他最擔心的就是妳。」宋婕妤歎了一口氣，「妳這般任性又剛烈，也不知將來要到哪裏為妳挑一個合適的駙馬。」

「母妃，好端端的幹麼說這個。」安夏不由有些害羞。

「皇上是真心寵愛公主呢。」送走陳公公的許尚宮折返，正巧聽到這一番話，插嘴道：「恕奴婢多嘴，皇上也是真心寵愛我們家娘娘，所以愛屋及烏。」

「別胡說，」宋婕妤否認道：「是我靠著女兒才能有今天的安生日子，愛屋及烏該用來形容夏和才對。」

「皇上本來就疼愛娘娘，」許尚宮似有不平，「只是皇后那邊不好應付，皇上不想後宮生事，所以才假裝冷著娘娘。」

「是嗎？」安夏聽得頗感興趣，「父皇對母妃竟如此真心？」

「這冰絲枕頭便是明證。」許尚宮信誓旦旦地道：「還有這央蘭宮，可是前朝宸妃的住處，皇上說這裏風景最清雅，特意賜給我們娘娘。」

「越說越不像話了！」宋婕妤皺眉，「央蘭宮雖好，但也不至於把我比做前朝宸妃。」

「聽來父皇對母妃確實不錯，」安夏笑道：「我本來以為父皇冷落母妃，現在看來是我白操心一場。」

「這話只能在我們這裏說說，」宋婕妤提醒道：「出去可別亂傳，皇后娘娘若是聽見，那可了不得。」

「是了，皇上就是怕皇后鬧呢。」許尚宮打抱不平地道：「所以這些年來皇上才假裝冷著咱們娘娘，但私下裏派陳公公送的東西一點也不少。」

深宮之事真是隱晦複雜，安夏發現自己往後得留神觀察，處處小心。

「夏和，妳也聽母妃一句勸，別再任性了。」宋婕妤感慨道：「出了這件事以後，母妃只希望妳平平安安的。」

「母妃放心，女兒不會再騎馬了。」她本來就不會騎，也不感興趣。

「母妃是指……」宋婕妤沉下臉來，低聲道：「別再去見杜少傅了。」

「啊？」安夏一時間沒聽清。

「那日妳為了出宮見他，摔了馬，還好有母妃替妳遮掩。」宋婕妤嚴肅地看著她，「若再犯，母妃也幫不了妳。」

「我那日是為了去見杜少傅？！為什麼？我為什麼要去見他？」天啊，這是真的嗎？她不由嚇了一跳。

「看來妳真的什麼也不記得了……」宋婕妤撫了撫她的長髮，「也好，不記得最好。」

她該繼續追問嗎？看來夏和跟杜阡陌從前的關係非同一般，她該不該揭開這段往事？

不急，待她想清楚再說，反正日子還長，她被囚在這個空間裏不得脫身，還有漫長的歲月待她去體驗。

### 第三章 揭開鬧鬼之謎

御學堂每隔五天會安排女學生們前往尚服局上一節女紅課，按說，這些小姐們大可不必做此等針線之事，然而學習女紅畢竟是古代女子的傳統，怎麼樣都得做做樣子。

安夏對尚服局很感興趣，覺得一定會很像現代時裝設計師們的工作室。她記得有一次杜澈電影試裝的服裝師曾在國外拿過大獎，那工作室雖然有些凌亂，卻極為奢華，各種名牌隨手扔了一地，看得她眼花撩亂。

不出所料，蕭宮裏的尚服局也極度奢華，佈滿各種名貴衣料，還有配以衣料的金銀絲線、彩色寶石，一盒盒地堆在架子上，直至屋梁。尚服局的宮人很忙碌，不僅要為平素宮裏的常服忙碌，若遇上節慶盛典，更是通宵不得安眠。

尚服局的主事朱尚宮道：「今日學習的是平針繡，所謂平針，是用金銀線代替絲線的繡法，先以金線或銀線平鋪在繡地上，再以絲線短針紮之，每針距離一分到一分半，依所繡紋樣迴旋填滿，有兩、三排的，也有多排的。紮的線要對花如十字紋，如同紮鞋底那般。」

想不到學的東西還挺難的，對於安夏這種連針眼都不會穿的人來說，著實苦惱。

朱尚宮掃視著她們，「繡架已經替各位準備好了，請各位就座。」

安夏跟隨眾人乖乖坐到指定的位子，一旁有尚服局的宮人服侍。

「各位請先看奴婢的演示，而後自個兒依樣繡上幾針，沒什麼差錯就繼續繡下去，若還是不懂，可叫一旁的宮人詳加解釋。」朱尚宮又道：「奴婢也會在這裏為各位解惑。」

語畢，她向身後的宮人點了點頭，宮人立刻抬了一幅豎立的繡架上來，把金線豎拉於繡地間，並將穿好的絲線遞到她手裏。

「因為怕各位看不清楚，所以奴婢的演示會誇大針法，針距由一分擴為十分，」朱尚宮解釋著，「請各位端詳。」

安夏撐起下巴，正打算好好學習，忽然砰的一聲，有人撞門進來，一跤摔在地上。大家都被嚇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個小宮女。只見她神情慌張，氣喘吁吁，滿目驚恐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小婢，妳怎麼如此放肆！」朱尚宮厲喝道：「今日貴人們在此，四下不得喧嘩，

妳可知曉？」

「鬼……鬼……」那名叫小嬪的宮女伏在地上瑟縮發抖。

「胡說什麼？」朱尚宮更加氣惱，「來人，把她拖出去！」

「鬼……尚宮大人，真的有鬼！」小嬪大叫起來。

「這丫頭大概是瘋了，」朱尚宮覺得顏面上掛不住，連連欠身道：「奴婢真是該死，平素對尚服局下屬缺乏管教，縱得她們如此斗膽。」

「朱尚宮，」熙淳皺眉道：「這宮人大概是中邪吧？該叫太醫院來瞧瞧，還是叫巫師來瞧瞧呢？」

「不不，奴婢沒有中邪，也沒有瘋，」小嬪連忙辯解，「奴婢真的看見鬼了，是從前姜尚宮的鬼魂！」

「越說越離譜了。」朱尚宮變了臉色，對一旁的宮人道：「妳們還站著幹什麼？不把她拖下去，由著她胡鬧嗎？」

「公主！公主——」小嬪往前一撲，一把抓住安夏的裙襬，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「公主您可大好了？奴婢看見了姜尚宮的鬼魂，您不是曾囑咐奴婢，要是看見了，就第一個告訴您嗎！」

告訴她？安夏好半天才回過神來，大概是從前的夏和對小嬪囑咐過什麼，不過姜尚宮是誰？為何夏和會如此上心？

朱尚宮道：「宮中誰不知夏和公主大病初癒，從前的許多事都不記得了，小嬪，妳以為拿這當藉口就可以逃脫罪責？」

「奴婢沒有撒謊，」小嬪懇切地看著安夏，「公主，奴婢沒有撒謊，您要替奴婢做主啊！」

「哦，原來是夏和囑咐妳的？」熙淳忽然在一旁冷笑，「那就難怪了，我要是做賊心虛也會如此，只可惜夏和如今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

這話什麼意思？熙淳陰陽怪氣的，是想說什麼？安夏終於道：「姜尚宮是誰？小嬪，妳且別慌，慢慢給我道來，我會替妳做主的。」

「公主……您不記得姜尚宮是誰了？」小嬪大為失落，頓時洩氣地癱在地上。

「她到底是誰？已經去世了嗎？」安夏越發好奇，「為何我要囑託妳打聽她的事？」

「夏和，妳竟連姜尚宮也能忘？」熙淳諷刺道：「一條人命喪在妳手裏，說不記得就不記得，真是便宜。」

「熙淳，不要胡說！」元清忍不住開口道：「是姜尚宮自己壞了事，被皇上處罰，哪裏怪得到夏和頭上。」

看來這姜尚宮已經死了，而且她的死似乎與從前的夏和有關。

「我有胡說嗎？」熙淳又道：「要不是那件宮衣，姜尚宮何以被處死？要知道，姜尚宮可是尚服局資歷最老、位分最高的尚宮，因為區區一件衣服喪了性命，多少人聽聞此事不由扼腕？說到底，還不是因為她得罪了眼前這位夏和公主！」

一件宮衣？什麼樣的宮衣會致人於死地？姜尚宮與從前的夏和有何宿怨？

安夏越想越不對，當即問道：「元清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這……」元清看了看朱尚宮，似乎在示意朱尚宮代為回答，但朱尚宮垂下頭去，不願意提及往事，她只得自己開口，「三年前，宋娘娘得封婕妤時，姜尚宮受令替娘娘趕製禮服，卻在禮服上繡了金鳳。按制，金鳳只有皇后的衣飾上才能配有，一般嬪妃，只能配丹鳳、白鳳或者青鳳，所以那件禮服越制了。」

「就因為這個？」安夏一怔。

她知道宋婕妤之前一直是采女，直至夏和公主及笄之年才得封婕妤。

元清又道：「當然不止如此，恰巧皇后誤食了有毒之物，因此當時宮中流傳是宋娘娘指使姜尚宮如此，有取代皇后的野心……」

「我母妃？」安夏眉頭深鎖，「我母妃平素與世無爭，又不得父皇寵愛，怎麼會有這種流言猜疑到她的頭上？」

「妳也是這樣說的，」元清看著她，「當時妳的神情態度與此刻一般，氣憤異常。」熙淳趁機道：「所以妳記恨姜尚宮，覺得她肯定私下與誰勾結，誣陷妳母妃。妳向皇上要求處死姜尚宮以還妳母妃清白，本來皇上並不會因為一件衣服就如此重罰宮人，可當年正值妳及笄，皇上不好逆了妳的意，所以就頒下了旨意。」

從前的夏和公主真是如此嗎？

及笄之年，十五歲而已，十五歲的夏和居然有如此鐵石心腸，怪不得她蘇醒以後，總覺得宮裏人人都遠著她，想來她的確不太好相處吧。

也不知從前的夏和囑咐小嬪留意姜尚宮的事，是出於愧疚還是出於恐懼……

冷靜片刻後，安夏方道：「小嬪，妳真的看到了姜尚宮的鬼魂？」

「奴婢、奴婢剛剛在從前姜尚宮的住處……看到了……」小嬪仍舊結結巴巴的。

「好，妳現在帶我去。」安夏站起身，「我要去看看。」

所有的人都瞪著她，沒料到她竟有如此勇氣。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哪兒來的衝動，就是想把此事弄清楚。

雖然她並非真正的夏和，但從前夏和犯的錯，她願意來承擔。既然寄生在這副軀體裏，她就該一往無前，說是補償也好，意圖扭轉乾坤也罷，她只知道，此刻不能害怕。

「公主，這裏就是姜尚宮身前的住處。」小嬪將安夏引到尚服局後面的一處小院。這裏十分幽靜，四處雜草叢生，看得出荒廢已久，應該是自從姜尚宮去世，就無人在此居住了。

安夏走上前，「我進去看看。」

「不，公主，還是別去了……」小茹在一旁緊張地阻止著。

「妳留在這裏，」安夏對她道：「跟小嬪一道守在門口，我進去若半個時辰還沒有出來，妳們便去傳管事太監。」

「奴婢不是怕死，」小茹連忙解釋，「奴婢是覺得……覺得……」

「好了，怕就怕唄，有什麼不好意思的？」安夏微笑道：「人之常情。」

小茹見她執意如此，只得道：「那……還是奴婢陪公主進去吧……」

「妳一驚一乍的，我還不想帶妳進去呢。」安夏知道這丫頭不情願得很，也不想為難她，畢竟這是自己做出的選擇，若真有什麼不測，沒道理連累別人。

「公主，您真的不怕嗎？」小茹頗為擔心。

「大白天的，鬼魅不敢對我如何，畢竟我可是公主。」安夏清了清嗓子，給自己鼓了鼓勇氣。

其實誰不怕鬼呢，只不過她來到這個時空，任何恐懼比起她經歷的離奇遭遇，都顯得微不足道。

心下如此想著，她不再猶豫，踏入院中，而小茹與小嬪畢竟還是怕死，終究沒有跟上來。

只見小小的庭院裏苔蘚青綠，密葉森森，安夏穿過一道又一道的樹影，來到那佈滿灰塵的茜紗窗下。這應該是從前姜尚宮的臥房，果然是等級很高的尚宮，雖然一切塵封已久，卻可以看出陳設不凡。

安夏推開門扉，臥房中立著繡架，上頭還留有昔日未完成的女紅。她湊近了看，是一幅荷花映水的繡品，荷花以銀白絲線繡成，如今看來仍舊亮白可愛。

等等，這已是三年前的繡品，此處荒廢無人打掃，為何荷花還能保持如此潔白？安夏心下一緊，看來傳說中姜尚宮鬼魂不散也是有些道理的，否則如何解釋這奇怪的景象？

沙沙——

她正凝視著那幅繡品，身後忽然傳來細碎的聲音，彷彿貓抓牆角發出的窸窣聲，讓她不寒而慄。

要不要回過頭一探究竟？

她忐忑地思考著，然而發現她高估了自己的勇氣，其實她也是膽怯的，但走到了這一步，她已經無法脫身，就算再恐懼，也只能硬著頭皮撐下去，自己選的路，跪著也要走完。

她轉過身朝那茜紗窗外望去，昏暗的紅色映著窗外的濃綠翠影，形成一片陰森黯淡的顏色，天光都被遮擋在院落外，她宛如身處在一個密閉的空間。

聲音沒了。

安夏一陣迷惑，懷疑自己方才是不是聽錯了，或許那只是風聲，也或許是她疑心生暗鬼。

她靠近窗櫺再次確認是否是自己聽錯了，然而刷的一下，有什麼東西倏忽出現在窗前。

臉！那是一張人臉！

安夏驚叫一聲，頓時跌倒在地。

隔著紅紗翠影，那張臉顯得格外蒼白，安夏有片刻感到暈眩，看不太清楚，大腦一陣凝滯之後，她才察覺這張臉有些熟悉。

杜阡陌？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裏？如同鬼魅般駭人……她的心臟病都快被他嚇出來了。

「公主，您沒事吧？」杜阡陌跨入屋中，伸手欲將她扶起來。

安夏半晌無語，喉間像被什麼卡住了似的，全身微顫著，驚魂未定。

杜阡陌道：「方才在門口，在下遇到了公主身邊的婢女，她說公主隻身在此，在下這才進來看看。」尚服局與御學堂鄰近，不屬於後宮範圍，因此身為男子的他過來也是無礙。

「她們說……這裏鬧、鬧鬼。」安夏許久才恢復說話的能力。

「大概是說我吧。」

杜阡陌的回答讓她大為意外，她萬般不解，「你？」見他沒否認，她問：「為何是你？」

「尚服局的婢女小嬪經常在附近打轉，許是聽到平時我在這裏的動靜。」他道：「這裏荒廢已久，她難免會多想。」

「你這麼說也有道理。」安夏還是一臉迷惑，「可是……你無事來這裏幹麼？」他聲音沉了沉，「我經常到這裏睹物思人。」

「睹物思人？」安夏越聽越詫異。

「公主大概是忘了，」他提醒著，「那位去世的姜尚宮，是臣下的姨母。」

「姨母？！」天啊，怎麼會這麼巧？假如姜尚宮真是因為從前的夏和而死，那麼杜阡陌豈不是要恨死她了？

他解釋道：「在下家貧，父親早亡，與家母相依為命，姨母時常把宮中的餉銀寄給家母，臣下才得以讀書識字、考科舉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安夏瞪大眼睛，「所以……」

「所以姨母去世後，在下每逢路過尚服局，就忍不住到這來看一看，稍微打掃一二。」

難怪那繡品上的荷花亮白如新，原來是他在拂拭。

「今日無課，在下來此一顧，沒料到竟引起軒然大波。」杜阡陌繼續解釋，「方才在下在回去的路上遇到幾位公公，說起小嬪大鬧學堂的事，在下頓時明白了原委，才匆匆趕過來，沒想到還是嚇著了公主。」

「既然是誤會便好……」安夏緩緩撐起身子，「杜少傅……」她唇間囁嚅，欲言又止。

「什麼？」他再度攏了她一把，「公主可是摔傷了哪裏？要不要傳太醫？」

「沒事……我沒事……」她本來想問他是否會記恨她，畢竟從前的夏和害了他的姨母，但話到嘴邊，她卻膽怯了，生怕得到什麼讓自己難過的答案。

就這樣裝糊塗也挺好的，那層窗戶紙沒必要捅破，或許有一天她能修補彼此的關係，償還從前夏和欠下的債。

只不過她沒料到自己跟他之間的關係竟是舉步維艱。

遠在現代的時候已像隔著天與地的距離，來到這個時空，她本以為以公主之尊能跟他親近一些，想不到更加不容易。

或許這世上並沒有什麼事是容易的，特別是像她這樣運氣不太好的人。

晚飯的時候，蕭皇忽然傳安夏去一同用膳，這可著實把安夏嚇了一跳。

其實她一直也沒弄明白，宋婕妤和從前的夏和在蕭皇心中的地位，因為蕭皇有時候對她們好似不太在意，但有時候又頗為寵愛。

從前的夏和張揚跋扈，也不知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，還是那是蕭皇對她的縱容。她心下反復猜測著，換了宮裝，乘上步輦，一路忐忑地來到蕭皇宮中。

膳食已經擺放妥當，宮人表示蕭皇在偏殿等她。

安夏本以為皇后也會在場，沒料到蕭皇竟只傳了她一個人。

「給父皇請安。」安夏行了大禮，「兒臣來遲，望父皇恕罪。」

「妳這孩子，怎麼病了這一場，倒拘謹起來了？」蕭皇微笑看著她，「來，坐到朕身邊來。」

都說蕭皇平素行事凌厲果決，人鬼皆畏他八分，但此刻看來他倒是滿面慈祥，跟一個寵愛女兒的普通父親沒什麼兩樣。

安夏心中的緊張頓時減輕了不少，移步來到膳桌旁。

「今兒從江南送來了不少鮮荔枝，」蕭皇道：「朕想著妳愛吃，故叫他們做了荔枝冰，妳嘗嘗。」

荔枝冰？安夏定睛一看，桌上果然有一個碩大的水晶盤子，盤底鋪著一層冰沙，而剝了殼的潔白荔枝便在其中。

古代與現代雖大相徑庭，但荔枝冰卻差不多，不過她記得歷史上記載楊貴妃吃荔枝是很奢侈的事，幾天幾夜不知跑死了多少匹馬，才得到那一筐送至長安的荔枝，所以在蕭國，荔枝也是稀罕物嗎？

「父皇太疼愛兒臣了，」安夏當即道：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當年楊貴妃愛吃荔枝，被多少人議論，兒臣可不想勞民傷財。」

「楊貴妃？」蕭皇顯然沒有聽過這個名字，「妳又看了什麼后妃列傳？在這說書呢。」

哦，對了，這裏相當於一個與正史有差別的時空。安夏尷尬地笑笑，「兒臣……兒臣只是想說荔枝大老遠地從江南運來，很不容易。」

「妳能體恤民情，朕心甚慰。」蕭皇笑道：「不過朕最心愛的公主，吃幾顆荔枝也不是什麼大事，放心，還沒人敢議論。」

最心愛的公主？看來蕭皇對她確實不錯，並非說說漂亮話而已。

「妳病了這一場，朕都沒能去看妳，」蕭皇忽然歎氣，「太醫說妳好多事情都不記得了，朕真是怕妳連朕都給忘了。」

「怎麼會呢……」果然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樣的，這話倒與宋婕妤如出一轍，「兒臣忘了誰也不會忘了父皇啊。」

「既然病好了，就多來陪陪朕，也多陪陪妳母妃，」蕭皇的聲音聽上去十分溫和，「這些日子妳母妃也受委屈了。」

「兒臣明白。」安夏連忙點頭道。

他忽然問：「對了，聽說今日尚服局出了些亂子？可有嚇著妳？」

「啊？」原來蕭皇什麼都知道，宮中果然什麼也逃不出他的耳目，只看他是否關心而已，「倒也沒什麼……一場誤會。」

「朕知道姜尚宮的死一直令妳煩惱。」他沉聲道：「都過去這麼多年了，若還有人要因此生事，朕第一個不答應。」

好吧，既然話都說到了這裏，不妨多加打聽一二。

「父皇，他們都說姜尚宮的死全是兒臣害的……」她暗中觀察著蕭皇神色，「這次一病，很多過往兒臣都不太記得了，是否真像傳聞所言，罪在兒臣？」

「不要聽他們亂嚼舌根，」他皺眉，「姜尚宮失職在先，處罰她並沒有什麼錯，況且當年不那樣做，也維護不了妳母妃。」

她咬唇道：「可是……他們說姜尚宮當年本不至於丟了性命，都是兒臣心太狠……」

「朕還就是喜歡妳的心狠，」蕭皇微笑地看著她，「殺伐決斷，這麼多兒女裏面，倒是妳與朕最肖似。」

是嗎？蕭皇是因此而格外看重她嗎？看來從前的夏和公主的確有被蕭皇賞識的一面，不過聽上去也頗為可憎。

她忍不住道：「可杜少傅……好像不太能原諒兒臣。」其實她最想打聽的，就是關於杜阡陌的事。

「杜少傅？」蕭皇怔了怔，「哦，是從前姜尚宮的那個外甥吧？」

「他如今在御學堂擔任少傅，」安夏道：「父皇還記得他嗎？」

「這個人有些才氣，朕自然知道他……」

他話音未落，陳公公突然躬身進來，在蕭皇耳邊低語道——

「稟報皇上，吏部尚書劉大人來了，想觀見皇上。」

「這個時候他來幹什麼？」蕭皇擺擺手，「有什麼明兒早朝再說吧。」

陳公公恭敬地道：「劉大人說此次新晉官員的候選名單出來了，明兒早朝便要商議，想先拿來給皇上過目。」

聞言，蕭皇應道：「那好，叫他進來吧。」

「父皇要與大臣商量國事，兒臣先告退了。」安夏很識趣地站起來。

蕭皇阻止她，「不妨事，這荔枝冰還沒吃完呢，怎麼就能走呢。」

這麼說，是允許她旁聽了？其實她根本不想走，關於杜阡陌，她還沒打聽清楚呢。

片刻後，陳公公傳劉尚書入內。

劉尚書施禮之後，將吏部名冊遞到蕭皇手中。

蕭皇略看了看，問道：「今年禮部有兩個侍郎的名額，劉愛卿屬意何人？」

「牙州府尹余子謙頗有政績，此次調任回京，臣以為他可擔得這禮部侍郎一職。」

劉大人道：「至於另一個名額，臣想著不如在京中挑選一人。」

蕭皇又問：「打算挑選何人呢？」

「御學堂有幾名少傅，本就是科舉前三甲出身，臣想在他們之中選一人。」

蕭皇冷不防提議道：「朕記得有一個叫杜阡陌的，不如就讓他去試試吧。」

杜阡陌？安夏心尖不由一顫。

「皇上怎麼會想到他？」劉尚書有些不解，「據臣所知，杜少傅在御學堂雖授課不錯，但胸中學問似乎還是差了一些。」

蕭皇問：「哦？哪裏差了？」

劉尚書回答，「他偏愛雜文野記，不太講正史。」

安夏在一旁聽著，不由插嘴，「雜文野記不過是為了引人向學的巧法子罷了，與腹中經綸倒不衝突啊。」

劉尚書連忙道：「哦，臣倒忘了公主每日都在御學堂，公主對杜少傅應是最熟知的。」

蕭皇看著安夏，問道：「怎麼，夏和妳覺得他學問不錯？」

她微微點頭，「兒臣覺得他講課生動，不似一般學究那般枯燥，兒臣想著，唯有將才學融會貫通之人才能如此，照本宣科之輩也不過是將學問生搬硬套，其實算不得什麼。」

「夏和說得也有道理啊，」蕭皇頗為欣賞地看著安夏，「看來在御學堂的書也沒白讀。」

「公主說的確實有理。」劉尚書附和道：「那麼就將杜少傅列為備選，臣無異議。」

「把這杜阡陌派到禮部去也好，」蕭皇意味深長地道：「宮中事多，他又是姜尚宮的外甥，實在不適合再留在御學堂，朕可不希望尚服局三天兩頭地鬧鬼。」

原來這才是蕭皇的本意，想必是蕭皇聽聞了今日尚服局的風波，把杜阡陌打發到宮外上任，也是為了她著想吧。

安夏胸中倒似有了一股融融暖意，蕭皇對女兒的疼愛並非假裝，能處處為她著想，確實是父愛如山，如今他寵愛了她，也就是寵愛了她的母親，她們母女在宮中的生活也有了保障。

這陌生的境地、另外的空間漸漸給了安夏些許安全感，讓她不再覺得自己時刻處於生死一線的邊緣。

從此以後怕是難得見杜阡陌一面了，他若去禮部上任，宮牆一隔，她還有機會與他接觸嗎？她在這深宮之中，以公主之尊要如何與他多加相處？從前他身為御學堂少傅，她至少還有名正言順接近他的機會……

安夏眉梢又湧起淡淡的悵然。